

紅蝴蝶 白蝴蝶

刘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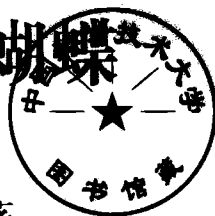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72
10

珊瑚丛书

红蝴蝶 白蝴蝶



刘冰 著

南海出版公司 ● 1989

珊瑚丛书
红蝴蝶 白蝴蝶
刘冰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沈阳市第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875印张 166,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 3.00元

ISBN7—80570—104—0/I·42

目 次

- 伊甸园之梦
- 雪落静无声
- ◎红蝴蝶白蝴蝶
- 秋夜雨绵绵
- 小岛
- ◎黑色记忆
- ◎西楼落叶时

● 伊甸园之梦

我又来了，坐在牛奶馆中那张去冬曾经和楚红一起用过的餐桌前。本来，两小时前我已经打电话拒绝了楚红的这次相邀，但离开那个电话亭以后，我竟又按时前来履约了。我知道她是不会再来了，可我还是来了。这到底为什么？是怀旧，还是仅仅为给我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来买鲜奶？我说不清，只是一个人独自举杯，望着杯影中孤单单的自己伤情。慢慢地随着酒力的升腾，我觉得去年冬天那些本来已经象是十分久远的事情，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飘飘的白雪，朦胧的月色，树影中两个缠绵相依的恋人……在回忆中这样的场景总带有一层神秘的色彩，我甚至怀疑那是一个纯情电影中的画面。可是紧紧握在手中的这封信笺却告诉我那是事实，那是曾经发生在我和楚红之间的事实。

过去，我只以为她已经不再爱我了。可是没想到在雪花重飘的时候，我竟收到了她的来信，并且在信中她又提起了去年那个难忘的冬天。

哥哥：

冬天又来了。什么都如旧。可是过去的一个冬天，我一生中最好的一个冬天，却再也不会来了，再也不复存在了。我真想哭呀……在这个世界上，我曾有过一个知己，有过一个哥哥，有过一个让我倾心的爱人。只有这一个。但这一个却失去了。每天，我心里空荡荡的，一切都变得那样空虚，那样乏味。一想起去年那个冬天，我心里好难受呵！那时，我心中只有你，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我觉得跟谁在一起，也没有跟你在一起舒畅呵！可是人去后，就象结束了一个美好的梦幻。你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实在是遗憾得有点残酷了。

这一年，我在思右想，总想去找你。可又怕你冷言冷语伤我心。因此时间越拖越长，我们也越离越远……

转眼又快到去年那个日子了，我想请你再到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曾到过的那个牛奶馆去……

现在我来了，可她却不会再来了。我并不为自己两小时

前在电话亭中的决定而后悔。因为我知道，再和楚红相见也毫无意义，我不再会和楚红相爱了。尽管在过去的那个冬天里，我们都曾经很幸福，痴迷地象在梦中一样。可是后来冬天过去了，雪化了，我的梦也醒了。

我曾经告诉她：

“我不再爱你了。”

“是么？我也不再理你了。”

当时，她说得很轻，静静地离去了；而我说得很重，心也沉重。很长时间，我都在怨恨她，怨恨她那样绝情。即使是在分手的时候也没有一丝的留恋。我希望忘记她，却忘也忘不了。我只以为她已经不再爱我了。可现在当我再接到她的来信时，我的心却又在颤抖了。我知道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以为她已经忘记了我，但却没有。

我们原本是大学同学。那时曾有过很好的机会，我们都错过了。我爱她，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后来她告诉我，在大学时她也爱上了我。但我们终究没有相爱，而是各自带着遗憾毕业了。

我工作之后，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一直没有恋爱。然而最后我终于忍受不住那种缺少温情的孤独，在好心的同事撮合下，和一位我原本并不认识的陌生姑娘相识了，结婚了。我忘不了和妻子结婚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我和楚红面对面地侧身躺在一片碧绿的草坪上。我觉得她灼灼逼人的目光有些异样，似乎在向我传递着某种暗示，忍不住内心一阵激动，我竟扑向她……可是，立刻我就被新婚的

妻子摇醒了，借着窗外泻进来的朦胧月光，我看见她带着娇羞，问我为什么突然搂她。我说做梦。她笑了，似有所悟，再没有问什么。那时我忽然记起那个梦境中的画面象是我大学时代一次和同学们郊游时在草地上一起休息的场面，只是当时草坪上并不只是我和楚红。尽管那时楚红确曾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但我并没有冲动地向她扑去。奇怪的是这个在我记忆中隐藏很深的画面，竟然在我新婚之夜做为梦境再现了。我感到有些对不起妻子，那夜我尽量向妻子表现出了一个丈夫应有的温存，并暗下决心要永远忘记楚红。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夜晚妻子似乎也有所陶醉，她竟天真地以为她刚刚被我拥入怀中是因为她走进了我的梦乡。婚后，她待我很好，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相互真诚的关怀，使我以为这就是爱情了。

慢慢地，楚红的影子真的在我心目中淡化了，我甚至不能清晰地记起她的面目了。即使她偶尔闯进我的脑际，也只是一个飘渺的影子，我以为我真的就要忘记她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初冬的早晨，她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呢子大衣，戴着一顶白色的绒线帽。那时，我竟然认不出她了，她变了。我们刚刚分别两年，她却再也不是学生时代的样子了。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唯独她的眼睛比学生时代更热情了，放射着一种灼灼逼人的光，看上去很成熟；象一个大姑娘了。

我问她这两年工作怎样？她点点头，说还好。她就在本市一个研究所工作，这次来我所在的图书馆，就她所言，一是想看看老同学；二是想顺便借阅一些资料。我很怀疑她此

行的目的是否真的仅此而已。于是我试探地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淡淡地点了点头。一时，我的心竟然很难受。所以，当她反过来问我时，我就告诉她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其实，结婚一年来，妻子已经多少次为没能给我怀上一个小生命而在痛苦地自责，可我还是撒谎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只是听说她已有男朋友的消息后，想气气她。

果然，她听了我的话，脸煞地白了，接着一汪泪水盈满了眼眶；似有无限痛苦，似有无数委屈，好象我毁掉了她的希望，显得很可怜。

看到她那个样子，我真后悔，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已经转身走了。

那次，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机缘就到此结束了。可没想到十天后，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在信中约我下星期一在北京路车站旁的牛奶馆相见，她说想和我谈谈。立刻，我又有些茫然了，去不去呢？从早晨接到信，直到下班我也没有拿定注意。

晚上，回家以后，妻子已经到家了。她算不上很美，却十分贤慧，是一个温顺得近乎可怜的女人。有时，我都怀疑八十年代人们都说家庭是女人的天下，怎么还会产生这样温顺的女人？但怀疑归怀疑，说心里话我还是希望我的妻子是温顺的。

这天，晚饭很丰盛，两个人妻子竟做了八个菜。

“今天是节日吗？”我一边拿起碗筷，一边去看日历牌。

“喏，给你吃嘛，干吗非要节日呢？”

说心里话，我们结婚一年，虽然谈不上如胶似漆，却也过得亲亲热热，恩恩爱爱。听她这样说，也就放心地吃起来，但心中还忍不住想着那封信。

吃完饭，妻子看着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关切地问：

“你怎么啦？”

“哦。”我忽然感到这样做不对头，赶紧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馆里的资料让我借丢了两份。”

“呵，我以为是什么事呢。”妻子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转而又象想起什么事似地问我，“和你商量个事好吗？”

“什么？”

“是……”妻子象有什么难言的话语，嘴唇蠕动了几下，话没说出来，先讨好地笑了，“你别生气，你要是不匡意就算了。”

“什么呀？你说嘛。”

这回，她先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才亲昵地说：

“是单位要派人去北京进修，我寻思机会挺难得的，就报了名。”说到这里，她看了看我的表情，又小心地说，“领导同意了。”

“呵！”这件事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不知是头脑中哪根神经特别敏感，我的心中竟然涌起了一阵激动，但马上又凉了下来，似乎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说呀，你同意吗？”妻子勾着我的脖子，做出动人的媚态，又说，“其实，我也不愿意离开你，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

沉默。有十秒钟都是这样过去的。但我思想中想得更多

的是那封信。终于我说：

“你去吧，机会挺难得的。”

“真的，你同意了？”妻子欣喜得几乎跳起来，她把脸贴在我的面颊上，高兴地说，“你真理解人！”

在妻子细腻的皮肤轻抚下，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脸上泛起一阵燥热，于是我放弃了把自己的脸和妻子的脸贴得更紧的欲望。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很虚伪。

星期天，妻子走了。

那天晚上，在车站的月台上，妻子哭了，我也哭了。那情景有些凄凄惨惨。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妻子是在真心地依恋着我们甜蜜的小家庭。而我却不尽然，甚至有些害怕。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内心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差一点脱口喊出：你不要去了！但是，火车已经开动了，望着妻子从车窗中露出的两颗象星一样的眼睛，我的后悔和叹息显得那样无力。

终于，我走进了那家牛奶馆。楚红早已等待在那里了。虽然她还是穿着那件紫色的呢子大衣，但脸色很好，那双漂亮的眼睛放射着热情的光。

“你终于来了。”她起身示意我坐在她的身边。

“来了。”我重复着，坐在她的身边。当我看着她向服务员要着需要什么样的牛奶、咖啡、果酱和面包时，我发现她涂了口红，甚至描了眼影。

等服务员把她所要的食品都摆在我俩面前的餐桌上后，

她笑着问我是否有食欲帮她把这些东西消灭掉。我没想到她会问我这个，只好勉强地点点头。看我表示肯定，她又问我：不会为她这样冒昧地请我而介意吧？我又摇了摇头。整个牛奶馆的那一幕，她一改过去腼腆少语的性格，而是说个不停。当然，谈得很多的不是现在，而是我们一起度过的大学生活。至于那天在我办公室里让人难堪的一幕，她似乎忘记了，我也没有再提起。

我知道这样做是对妻子的不忠，并且还要冒着被社会谴责的危险。但我还是和楚红一起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痛苦地前行了。不知为什么，和楚红在一起我即使感到充满压力，却是十分愉快的。这使我不自觉地开始反思起自己过去的的生活。究其实，我和妻子虽然共同生活了一年，但细细想来我们并不真正相通，刚刚认识了三个月就宣布结婚，根本没有机会更多地相互了解。婚后一年的光景，我们一次也没有出去散散步或是逛公园。记得有一天，我和妻子外出晚归，路过川溪公园的时候，我站在公园铁栅栏外的路灯下，望着公园内婆娑的树影里那对对痴情相依的情侣，心中竟涌上一阵冲动。忍不住向妻子提议要去公园遛遛。

“什么？”听了我的话，妻子很意外，“我们都结婚了，还遛公园干什么？”

“爱情——是需要更新的。”在妻子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象是在贩卖着自己见不得人的隐私，所以话也说得吞吞吐吐。

“什么？”妻子更诧异了，她愣愣地望着我，很久，才

象很伤心似地说，“我把身子都给你了，你竟还想着更新。”

“不，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向她解释，但她不由分说，就拽着我走了。霎时，我觉得我与妻子离得很远，以至无法向她说清我的心境。

在她看来，结婚就是爱情的最终体现。那些花前月下的倾吐衷肠，只是为结婚而做的准备。一旦结婚了，爱情也就变成很实在的东西。因而，象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再冀求只有少男少女们才会有的那些荒唐而可笑的浪漫。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此，她也在实实在在地和我生活。一年来，她用自已的行动印证着她对生活的认识，也渐渐泯灭了我对生活存在的一些虽然朦胧，但却十分强烈的欲念。这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安宁，就象沉睡一样，安宁得近乎于死亡。我敢说如果后来没有楚红敲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没有她忧伤的神情，没有她流泪的面孔，没有她叹息般的眼光，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唤起自己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觉醒，当然也就再不会有后来我承受的那种让人心灵颤栗的感情经历。

一日午后，我们又相见了。她提议去看电影，并拿出了两张已买好的电影票。电影演的是《鬼妹》，叙述了一个人鬼相恋的爱情故事。很难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好，但却触景生情，让人心里涌上了一股惆怅……

从电影场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一起走进川溪公园，站在一棵挂满树挂的松树下，很久谁也没有说话。渐渐地，天开始落雪了，有那么一会，我竟然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为什么阴郁的天空明明飘动着雪花，却还能够看到朦胧的圆

月。于是我带着这种疑问扭过头去看楚红。此时，楚红也在看着朦胧的月色，当她觉察到我在看她以后，也向我扭过头来，和我对视着。许久，她才突然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叹息，然后象是梦呓般地说：

“你要是那个书生该多好。”

“为什么？”

“你要是那个书生，我就做那个鬼妹，即使死一次也好。”

立刻，我的灵魂都受到了感动，全身便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颤栗。我感到很难受，紧紧地把她拥进怀里，当我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角上时，我觉得一串略带咸味的泪水正顺着她冰凉的脸颊流入我的嘴中。

那个冬天，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沉浸在幸福之中。我们频繁地相会，象那个神圣传说中的亚当和夏娃，对一切偷吃禁果后初醒的感觉都是那样地认真，那样地动情。虽然天是冷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热的，我们澎湃的情感就象进入了爱情的伊甸园，因为幸福而更加强烈起来。我们没有想到补偿，但却在不自觉中追求着感情意义上的更高层次。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已经有妻子的男人。然而，终于有一天，有一件事让我炽热的感情开始冷落了。

那是一个雪后的黄昏，我们一起站在这个城市边缘的一条大河边，天冷得出奇，河面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但冰层下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涌动，随着一声声低微沉闷的响动，河面上的冰层奇迹般地出现了裂痕。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

头脑中就溜进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谈谈吧，你曾经和我说过的那个男朋友。”我语调平缓，却提出了一个在我心中已经埋藏很久的疑问。

“我说过？”她象是忘记了，那神情似在追忆，似在思索。很长时间，她才象记起了什么似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女孩，十三、四岁的女孩。她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天天只知道背着书包上学，下学。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在自己放学的路上，身后有一个身影，是个男孩。以后经常是这样，她朦胧中有点害怕，想躲避，却躲不开，因为那个男孩总要和她走进一栋楼房，他就住在她家的楼下。不知不觉中，她大了，他也大了。在他们中学毕业的前夕，有一个晚自习归来的途中，她被一个小流氓截住了。她想喊，需要求助，恰在这时那个身影又出现了，于是她得救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她在心里很自然地滋生了对他的感激之情，所以有一天，当他再出现在她身后时，她问他：

“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

他笑了，有点狡猾。

“是妈妈让我保护你。”

听了这话，她不信，但从此那个女孩却有了男朋友。她不知道这样轻率地交个男朋友是祸是福，一直和他相处到中学毕业，她才觉得有些乏味了。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大学，而他却高考落榜，参加了工作。后来当她学会用自己的思想冷静地去思考爱情的时候，她竟难过地发现，过去，在她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里，除了他每天护送她上学、下学以外，那段生活竟再没有什么让她激动的地方。因而，她和他疏远

了，直到大学毕业，她也再没有和他往来。

那个女孩大学毕业很长时间，他又找到了她。此时正值那个女孩仍然是孤身一人。他告诉她：几年来他一直在等着她。那些语言是真诚的，特别是再掺杂上毕业后她因精神上的某种失落而产生的伤感，竟使那个女孩愈加感动了，以至于她就要与他重归于好了。可就在这时，她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她大学时代曾让她痴迷过的男同学。结果，她没有拒绝她过去的朋友，也没有答应他，却于第二天敲开了她那位大学同学办公室的房门。

听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这个故事让我隐隐感到了一阵悲哀。为她，也为我自己。

“那么说，你现在还没有拒绝他？”

“没有。”她也带着悲哀，那神情就象还没有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可我已经把他忘了。”

“你没有！”我觉得有些受不了，简直就是受到了欺骗。

猛地，她好象是从沉思中完全清醒了过来，怔怔地望着我，象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平静地：

“怎么，你不知道吗？我并没有欺骗你。从我第一次去找你，就已经和你说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沉默。她也沉默。很长时间她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终于她眼脸中流下泪来。

“我并没有欺骗你，事实上从他那次来找我以后，我再没有和他来往过。我只希望你能早些和我结合，那时我会理直气壮地拒绝他……这些话也许你不爱听，但我是坦白的，

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真的，原谅我吧，我到底是一个孤身的女人呀……”

她终于泣不成声了，我明白她的真诚，也很为之感动，但我更懂得她所说的快点结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时，我似乎清醒了，但马上又糊涂了。那一会，我觉得这些日子来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那个美好的伊甸园之梦似在消散……

从此，我们的相会不再仅仅是情意绵绵的甜蜜了，她终于要求我和妻子离婚了。我不想拒绝她。可事到临头，又不免想起了妻子的许多好处，几次拿起笔想给妻子写信，我都放下了。而且偏偏在这时，妻子来信说：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这使我犹豫了。我把这件事告诉楚红以后，她哭了。显得很伤心，一直不肯说话。只是第二天当我接到她的电话时，才听她在电话里凄惨地说：

“我命苦，再也不要求你离婚了。”

这使我感到很对不起她，就象我伤害了她一样，我心中充满了内疚。为了减少彼此之间的痛苦，我想和她疏远，但她照样来找我，只是再相会时，我总觉得我们彼此心中已经产生了隔阂。

很快，我们开始吵架了。有时，毫无缘由。自从我对她讲了妻子怀孕的事以后，她似乎接受了这种现实，甚至向我表白，即使我们一生不能真正结合，但只要我能在心里真心地想着她，她也就满足了。然而，从那以后尽管她不再要求我和妻子离婚了，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经常无由地流泪。问到缘由时，最后总不免要归结于我远在北京的妻子。我明白她是因为爱我而如此。可是慢慢地我竟难过地发现，